



5.

傳奇畫家浮出檯面

1986年臺北的畫廊發掘出一位傳奇的礦工畫家蔣瑞坑。1989年電影《悲情城市》風靡一時，拍攝外景的九份也引起注目，蔣瑞坑的九份主題繪畫亦隨之洛陽紙貴，蔣瑞坑自我調侃是六十五歲遲來的「圖運」。

礦工是地底採煤炭的人，的確是高風險、生命朝不保夕的行業，礦工們也自己揶揄：「人家死後才埋，咱們是未死先埋」。所以出坑暢飲一番，是最好的抒解行為，蔣瑞坑經常痛飲過後，趁酣暢淋漓之際，畫興更濃，創作更有勁。他最常自嘲的一句話，就是「圖有酒味」。



【本頁圖】

蔣瑞坑（前排中）個展，時任臺北縣長蘇貞昌（前排左2）前來參觀，與眾人合影；包括蔣瑞坑夫人（前排右2）、蔣瑞坑長女（後排右2）、高秀明（後排左1）、創價學會洪玉柱（後排左2）、文化局長林柏祐（後排左4）。

【左頁圖】

蔣瑞坑，〈花語〉（局部），油彩、畫布，53×45.6cm，1990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畫廊掘出藝術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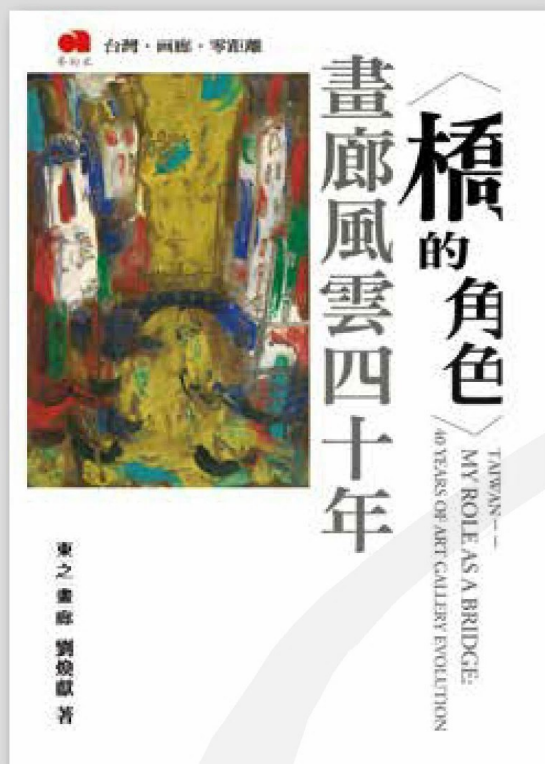
九份之美逐漸流傳繪畫圈，此時在畫壇已有一席之地的洪瑞麟，認為長時間跟在自己身邊，幾乎是相濡以沫的老弟，詮釋九份風景最為投入，也最到位的當是蔣瑞坑，有意引薦他認識活躍於省展最前線的大畫家們。1963年終於有機會介紹他與楊三郎等人見面，讓大家知道這個籍籍無名、愛畫圖、迷九份的礦夫；而初出茅廬的蔣瑞坑，也不敢高攀，僅留下當年合照而已，不敢進一步攀附。

翌年（1964）洪瑞麟到國立藝專美術科授課，介紹九份之美，當時有個藝專學生賴武雄（1942-），也常去九份寫生，巧遇過蔣瑞坑。賴武雄畢業後返母校任教，因鍾愛九份，於1970年代末在九份購置工作室，遂常有機會找蔣瑞坑交換繪畫心得。

此期間九份人口正大量外流，剩下老舊空屋很便宜，吸引一些嚮往九份風景的畫家，來這裡成立畫室，有一陣子還興起九份藝術村的構想，確實也有過推動成立藝術村的聲浪，但不久各色各樣的土產店、餐

1963年洪瑞麟（前中）引薦蔣瑞坑（前左）與呂基正（後左1）、蒲添生（後中）、楊三郎（後右坐著）認識合影，前右為楊三郎夫人。





飲店一家家接著開，九份逐漸變成觀光據點，藝術村也就無疾而終。

退休後的蔣瑞坑，已經舉家遷往臺北，但繪畫重心仍在瑞芳舊居，一大批速寫簿和油畫作品都堆在瑞芳的空屋。賴武雄偶爾會來這裡聊天，他說要把蔣瑞坑介紹給臺北阿波羅畫廊。蔣瑞坑也準備了幾幅近作送到阿波羅畫廊，請教畫廊老闆，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見回應。直到1986年畫廊另一位股東劉煥獻，才來電約好要到瑞芳看畫。劉煥獻是位頗具慧眼的經紀人，凡經過他挖掘的畫家幾乎都能竄紅，他認為蔣瑞坑的礦工背景是一大傳奇，而且鎖定九份山城的系列創作，更是臺灣美術史新風景的大發現。劉煥獻親自走一趟瑞芳，了解狀況之後，立即敲定檔期安排展出，蔣瑞坑生平首次個展，就是被有「未成名老畫家偵探」之稱的劉煥獻發掘出來的。

一輩子沒沒無聞的礦工，堅持星期日畫家的玩興，從來也不敢奢望要開個展，活到六十多歲好不容易才有人青睞自己的作品，簡直就是

[左圖]

劉煥獻著《橋的角色——畫廊風雲四十年》一書封面，出版於2017年。

[右圖]

1986年6月19日～29日，臺北阿波羅畫廊舉辦蔣瑞坑第一次個展「九份之美」。

老天遲來的恩寵。畫廊緊鑼密鼓地為他策展，並且邀集藝文記者，包一臺遊覽車親自到瑞芳畫室採訪，展覽期間經新聞報導，竟也引起熱烈迴響，讓蔣瑞坑一夕之間浮上檯面，初嚐個展問世的滋味。

六五圖運・圖有酒味

生平首度個展之後的幾年內，蔣瑞坑深深感觸到半輩子畫圖，根本無所企求，也不敢想像自己的畫可以賣錢，第一次畫展就當作是一場賭注，何況當時窮得連畫框也配不起，更遑論名氣了，幸好市場反應還

蔣瑞坑，〈威尼斯（A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45.3×53cm，
1989。





蔣瑞坑，〈威尼斯（B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45.4×53cm，
198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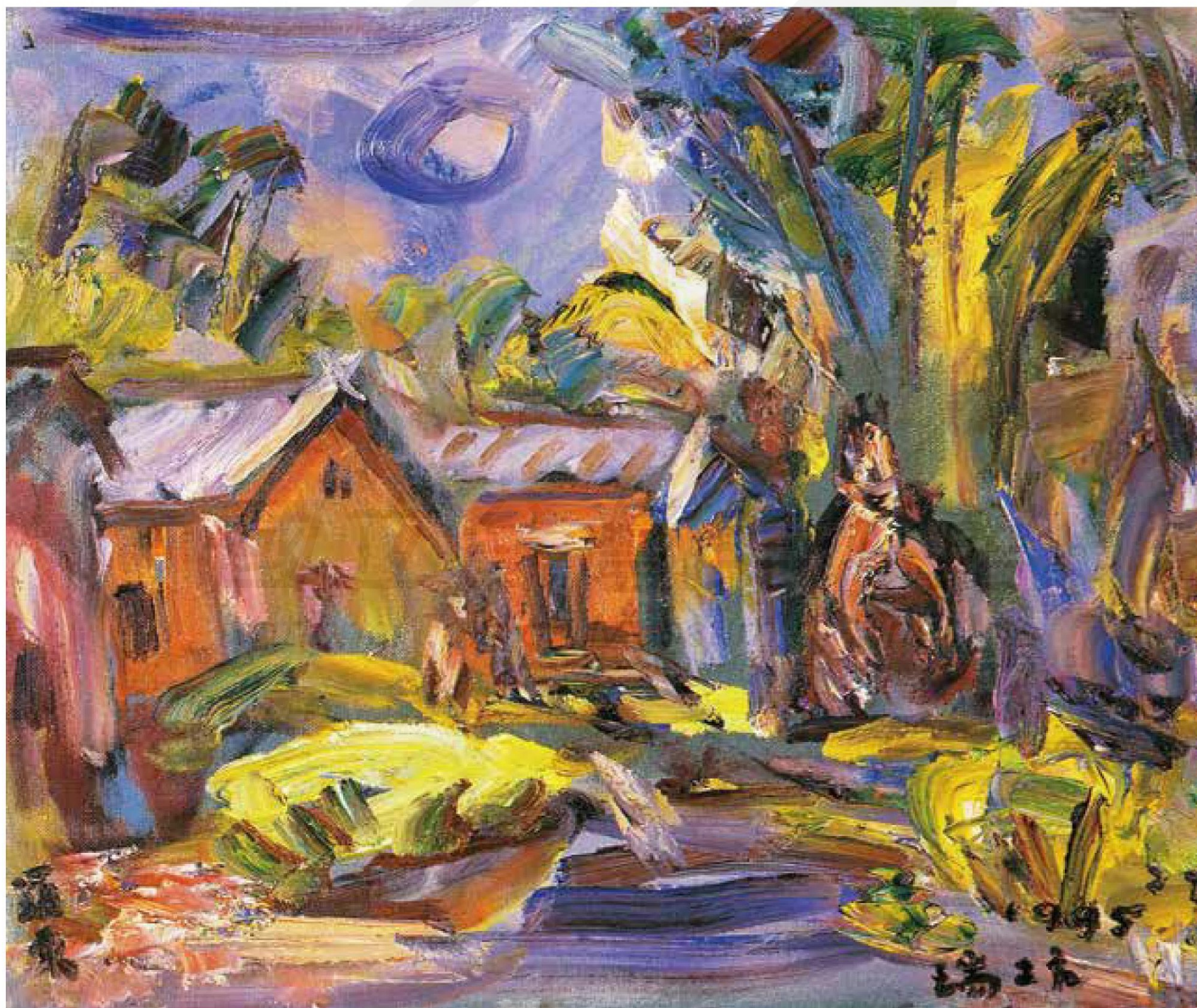
不錯，總算打平一切開銷。翌年（1987）阿波羅畫廊又邀他參加三人聯展，蔣瑞坑以黑馬之姿，出品的畫作居然全壘打售出。從此就不斷有人登門求畫，經濟大有改善後，他開始想要拓展視野，接連兩次海外大旅行，從中國的邊疆遠征到西伯利亞，再遊歷歐洲全境，蔣瑞坑展開新人生的里程碑，面對新景觀的衝擊，心境不同，眼界自然大開，寫下他畫業生涯的新頁。這就是他自己戲言的：「活到六十五歲圖運才來」，接踵而至的好圖運，是年輕時在東京認識的老朋友王昶雄，看到他已逐漸浮出檯面，也為他撮合一家畫廊，以賣斷方式收購他不少畫作。另有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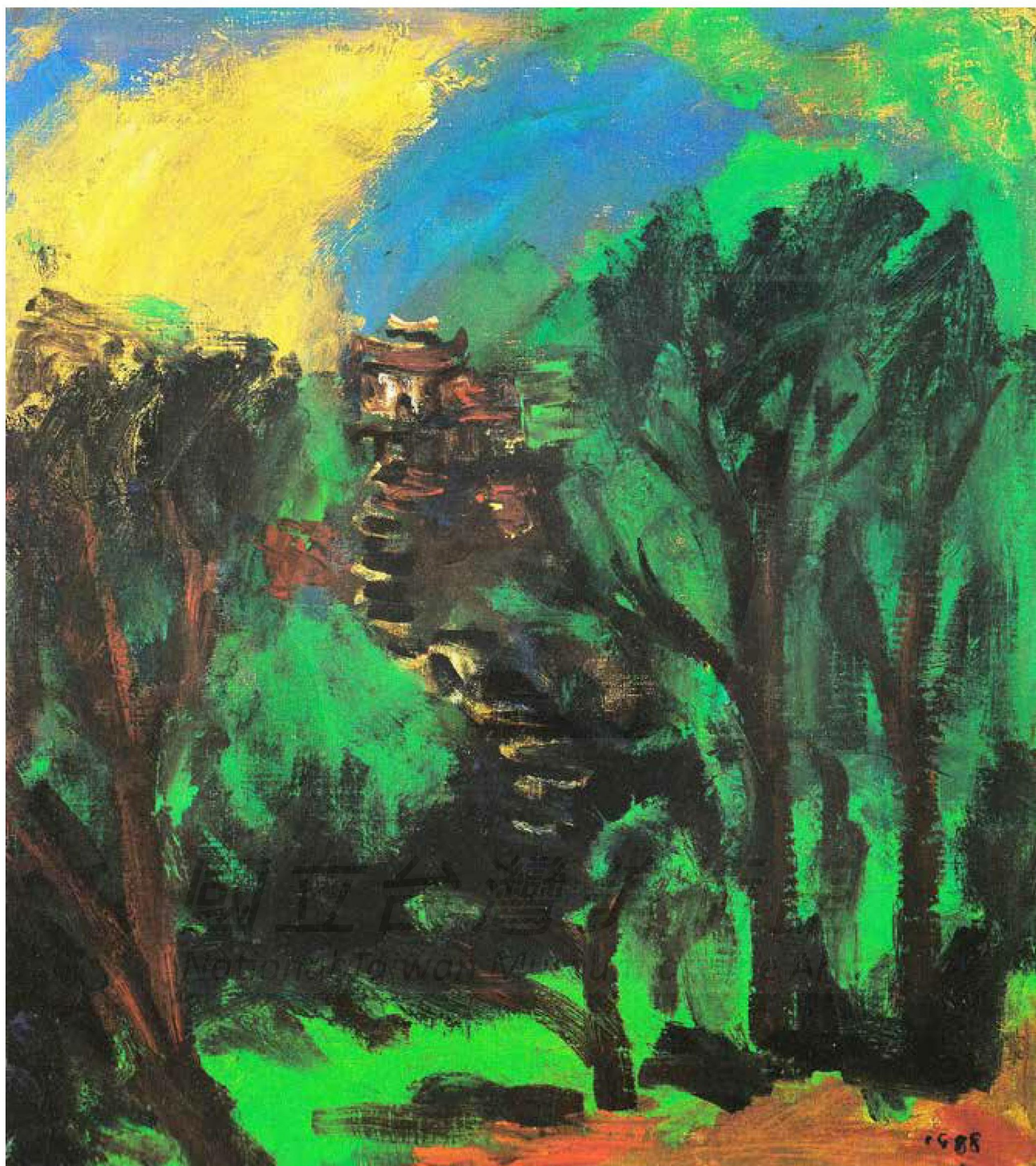
他畫商也同樣以買斷方式完成一批交易。起先蔣瑞坑很感謝畫廊不吝抬舉，事後才曉得畫廊所獲得的利潤，比他脫手時的差價有夠懸殊。不管怎樣，他的作品在市場上已有身價，向來自以為終身業餘畫家的蔣瑞坑，沒想到六十幾歲還能翻轉命運，在家人和親朋礦友之間，常會調侃自己一下：「畫家也是有圖運的喔！」

此一時期，南港住家頂樓加蓋，作為蔣瑞坑的畫室，其實是他大白天在外面寫生，回家晚餐後，拎一瓶酒上樓獨酌的小天地。手頭比較寬裕了，蔣瑞坑也改喝紹興酒或洋酒。

杯中物是蔣瑞坑長年地底生活，出坑尋求紓解的慰藉，多年礦工生

蔣瑞坑，〈羅東〉，油彩、畫布，37.9×45.5cm，1995。





蔣瑞坑，〈景美仙跡〉，油彩、畫布，53×45.5cm，1988。

涯，不管生活再怎麼苦哈哈，還是要去附近柑仔店沾些太白酒來喝，只有拜拜或喜慶時才能喝到紅露酒。海量的蔣瑞坑，兩瓶紹興酒下肚，依然可以面不改色地引領外賓入坑勘查作業實況。

退休後，蔣瑞坑創作有酒助興，更臻至純粹原味，回到畫家原始筆觸的稚拙與真情，1987年以後的作品有扭動的、有率性的、有即興的多樣筆法，頗有蟄伏已久，鹹魚翻身，藉酒脫序的意味。蔣瑞坑自我解嘲，說是微醺的自動性筆調，不經刻意卻陶陶然，及至圖有酒味的意境。

蔣瑞坑，〈礦友群〉，油彩、畫布，37.9×45.5cm，1990。

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（坐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45.3×53cm，
1989。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（立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45×52.8cm，
1989。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〉，油彩、畫布，37.9×45.5cm，1988。

地方畫壇的迴響

蔣瑞坑首展的1986年，報紙是最主要的傳播媒體，各大報社都有藝文版，畫展的報導相當活絡。蔣瑞坑的礦工傳奇，立刻引起基隆文化中心注意，該中心即將推出「基隆礦業特展」，雖然在匆促間邀請參展畫作，蔣瑞坑也有充分的礦工素描和淡彩畫，提供配合展出。

蔣瑞坑在阿波羅個展三年後的1989年，《悲情城市》電影獲大獎，拍片背景的九份，頓時變成大眾矚目的焦點，九份風景愈廣為人知，



蔣瑞坑，〈八仙花〉，油彩、
畫布，53×41cm，1981。

蔣瑞坑的九份畫作也隨之搶手，但都是由畫商直接成批收購，即使有展覽，翻紅數倍的獲利，也不干蔣瑞坑的事了。1991年，臺北縣立文化中心（今新北市立文化中心）邀請蔣瑞坑舉辦個展，這才是真正的第二次蔣瑞坑個展。

之前，蔣瑞坑已擁有畫室，第二次個展出品的很多礦工油畫，都是在這個頂樓小空間裡完成的。蔣瑞坑雖已退休，卻留有不少職場工作中的隨手素描，他重新挑選滿意的簡筆礦工手稿，繪成油畫，陸續完成了礦工組曲的經典佳作。另外也創作花卉和自畫像。精煉的筆觸之外，



蔣瑞坑，〈花言〉，油彩、畫布，45.5×53cm，1998。



蔣瑞坑，〈花〉，油彩、畫布，60.6×72.7cm，1990。



蔣瑞坑，〈柑坪里〉，油彩、畫布，60.4×90.7cm，1990。

也直接從油彩管擠出顏料，不經調色盤直接塗上畫布的手法，產生強烈對比的效果。如果把繪畫形容為廚藝，蔣瑞坑常說：「畫圖像起油鍋炒菜，多攪拌兩下，更能入味。」菜餚變好吃，畫也更臻圓熟了。

迎接七十歲的蔣瑞坑，畫壇肯定，創作自信，晚年愈畫愈奔放，色彩愈來愈鮮艷，1992年蔣瑞坑已屆古稀，幸運趕上市場景氣，老畫家順利地搭上畫價狂飆的直升機，圖若有酒味，已能聞嗅出是香醇的白蘭地或高檔的威士忌了！

1990年，蔣瑞坑重返內瑞芳，在古老的瑞芳發祥地走一趟懷舊巡禮。地點在大馬路和基隆河低階處的中段老街坊，當時還遺有一口古井。有一幅〈柑坪里〉油畫，蔣瑞坑重拾炭渣加汗水的記憶，用色古拙，筆法粗獷，終於催發出早期畫作的太白酒沉味。

同一年（1990）礦工組曲系列中，採複合式構圖，將不同坑洞礦工



作息姿態，集合在同一畫面，模糊的人物，單一色彩和微弱的光，卻十足表達了地底奮鬥的勞動尊嚴，完全走出唯美意識型態，表現絕不服老的新派手法。

蔣瑞坑退休後參加登山隊，一方面鍛鍊身體，另方面要做專業畫家，走出礦坑迎向艷陽。沒多久，1984年連續發生三起嚴重礦災，犧

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群像（灰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60.2×72.5cm，
1990。

牲二百六十七名礦業人員，瑞芳最多，有一百零三人罹難，原因是礦車撞上高壓電引起火災。從此迫使臺灣採礦全面喊停，臺灣礦業走入歷史，之後就沒有礦工了！

北臺灣礦脈都分布在基隆外圍的山區，許多礦業公司總部皆設在基隆，所以基隆一直有與煤礦息息相關的因緣。1998年9月，基隆文化中心特展室，推出「礦宇天成——基隆煤礦開發史特展」，其中分量最重，最能聚焦的陳列作品即是蔣瑞坑的礦工藝術，這個展覽也是蔣瑞坑畫展中唯一主題明確的展覽，單純出品六十件礦工畫作，展期長達十個月。

為了這一檔礦工畫特展，蔣瑞坑展出一幅自畫像，上半身全副武裝的礦工圖像，跟他本來畫的自畫像同一藍本，只是色彩改變了，但背景同樣採暗色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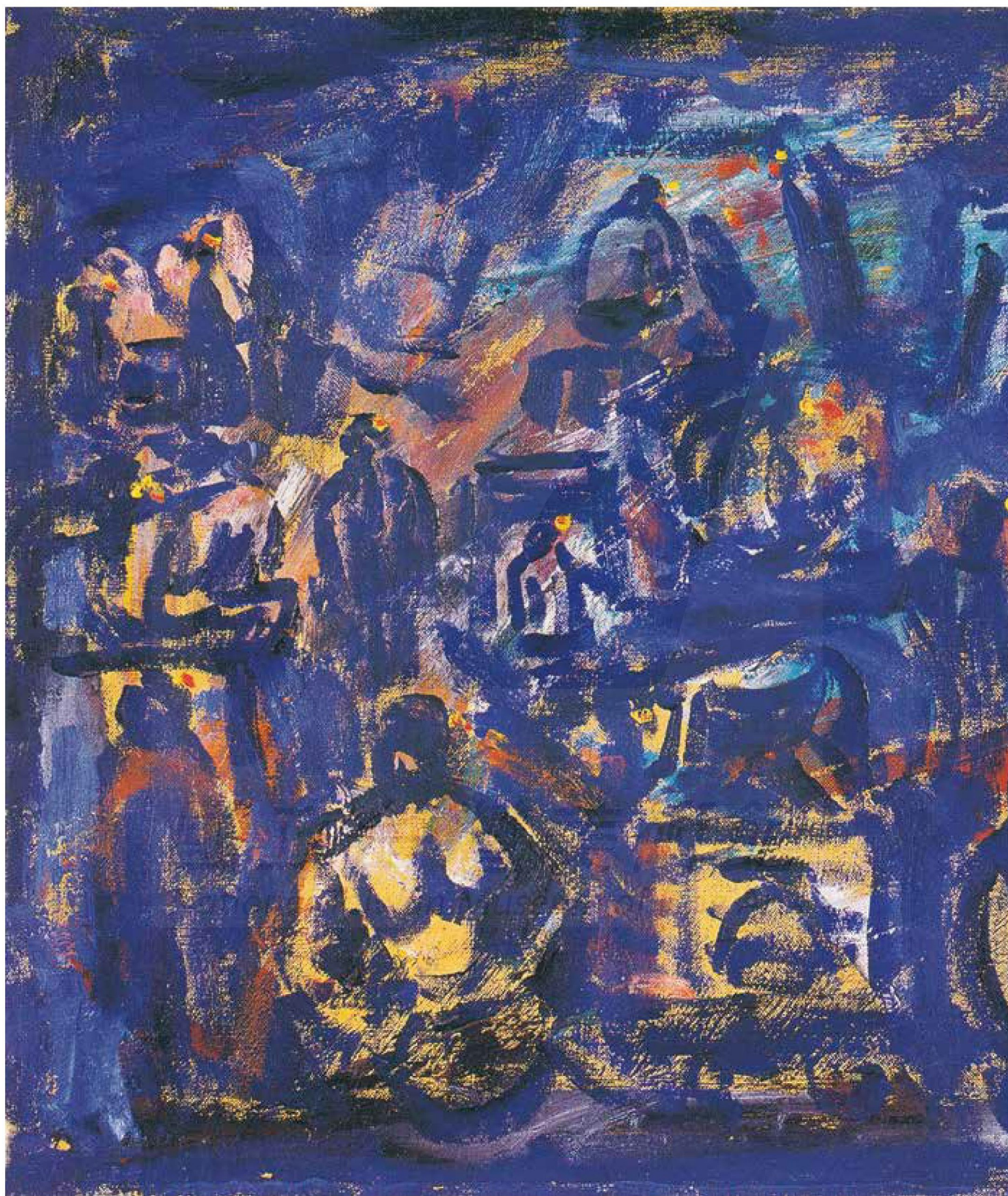
礦工姿影再也不復見，可是經歷四十年礦工生涯的蔣瑞坑，坑裡坑

〔左頁上圖〕

頭戴燈帽的礦工，蔣瑞坑速寫（局部）。

〔左頁下圖〕

蔣瑞坑，〈礦車〉，彩墨、紙，38.2×45.5cm，1990。





外的酸甜苦辣點滴在心，礦工油畫遂成為退休後反芻的創作養分。累積半輩子礦工歲月的回顧與省思，他有意營造的是兄弟豪飲，共生死、共患難的友情，與珍貴的生命尊嚴。蔣瑞坑的礦工藝術完全根據實際體驗與記憶，參照早年礦工素描重現，作畫時不自覺地沉浸於當年的時光隧道，真情不可言喻。

畫室，只有創作礦工組曲系列時，反思與動筆之所在，也是他真情之告白。

【跨頁圖】

蔣瑞坑，〈礦友群像（青）〉，油彩、畫布，49.7×60.3cm，1990。

2003年，時年八十一歲的蔣瑞坑，正在修改〈掘進〉一圖（P.56）

